

千年秦商

张家大哥

叶广岑 著

走向西南的陕商

跑马溜溜的山上，一朵溜溜的云哟
端端溜溜的照在，康定溜溜的城哟
月儿弯弯，康定溜溜的城哟
李家溜溜的大姐，人才溜溜的好哟
张家溜溜的大哥，看上溜溜的她哟
月儿弯弯，看上溜溜的她哟



太白文艺出版社
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

张家大哥

叶广苓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张家大哥 / 叶广苓著. — 西安: 太白文艺出版社,
2015.9
ISBN 978-7-5513-0648-5

I. ①张… II. ①叶… III. ①叙事散文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12468号

张家大哥

作 者	叶广苓
责任编辑	韩霁虹
封面设计	可 峰
版式设计	韩群虎
出版发行	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(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) 太白文艺出版社发行: 029-87277748 tbwytougao@163.com
经 销	陕西新华发行集团
印 刷	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	787mm×1092mm 1/16
字 数	165千字
印 张	12.75
版 次	2016年1月第1版 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513-0648-5
定 价	43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寄出版社印刷部调换
联系电话: 029-87250869

我看到了站在门口正回头凝视自家单屋的张家
儿子，看到了送他出村的父亲和泪水涟涟的母亲。父
母亲的身后，是他高高矮矮的弟：妹：，他们向他挥
动着小手，杂乱不叮。

中华书局

三



我站在陕西户县钟楼下，凝望那座美丽壮观的楼。初升的太阳照耀着楼上的琉璃瓦，照耀着那些合玺彩绘，泛出耀眼的光。熏熏夏风，滚滚热浪，加上广场播放的秦腔“有为王打坐在长安地面”，粗犷豪放，荡气回肠，给人以火辣辣、热腾腾的感觉。

像是送行，亦像是召唤。

有人告诉我，《康定情歌》里“跑马溜溜的山上”那个“张家溜溜的大哥”是陕西户县人。我知道，这是件永远无法调查清楚、无法了断的说辞，但作为陕西人我欣然认可。“天下溜溜的男子，任我溜溜地爱。”“溜溜的男子”，户县张家大哥首推第一！

时间的光影向回倒放，是明末、清初，抑或是民国。穿过关中收割过的麦田，我看到了村庄，具体说是看到了一座座掩映在槐树浓荫中的农家小院。我看到了站在门口正回头凝视自家草屋的张家儿子，看到了送他出村的父亲和泪水涟涟的母亲。父母亲的身后，是他高高矮矮的弟弟妹妹，他们向他挥动着小手，杂乱不齐。他是张家的老大，是长子，是一群“小手”们的大哥，是张家的顶梁柱。

顶梁柱要离家远行了。

和张家大哥一同走的还有他的伙伴，他们属于刘二娃、李黑

蛋系列的农家子弟。年轻人难耐平庸，不甘贫穷，想的是出去做一番闯荡，挣些个银两，给身后年迈的爹娘一个舒心的日子，给那些摆动的“小手”们一个殷实的家。听说西南的蜀地富庶，人说是天府之国，“天府”是上天的地界，是宝地，离陕西不远，离户县的屋也应该不远。两个省山连着山，水连着水，紧紧地挨着哩。这一走，少说一年半载，多说或许就是五年、十年，前程是水是火尚是未知，村口送行的父母心里忐忑，满脸不安，出行的后生们却是壮怀激烈，慷慨激昂。也知道外面世界凶险，也知道外面世界艰难，但是更知道外面世界有着诱人的机会，有着无限生机。抓住了便抓住了，不伸手便永远是个梦，纵然是身败名裂，鱼死网破，也是经历，也值得。

走出家门就是胜利。

张大哥们义无反顾地踏上了离家之路，穿过户县钟楼的楼洞，走上关中大道，向着西南方向，向着天府的四川走去。

收回视线，我的眼眶有些湿润，为了那百十年前的离别，为了一群农家子弟破茧式的寻求而激动。



○ 我们的团队从户县钟楼下出发

现在，我和太白文艺出版社编辑韩霁虹、摄影家余平等，面对着辉煌的钟楼，将这里定为我们此行的起点，象征性的起点。从这里，我们要沿着张大哥们西南行的路线行走，循着他们的足迹，寻觅他们留在这条路上的丝丝缕缕。关山迢递，路途遥远。历史的更迭，时光的磨砺，淡化了一抹又一抹斜阳，吹散了一片又一片带雨的云。我知道，有光有雨便有彩虹，西南天陲那时时映现的绚丽景象，让这条道路有了光的背景。张大哥们一生都在这条路上行走，浓厚的秦音镌刻在道旁陡峭的山崖上，残留在树丛间，化作了一个个标志，让后来追寻的我们充满了文化的韵味，竟有些诗意翩翩。

在传说中寻找曾经的真实，应该是不难，毕竟他们还没有走远，他们的气息还时时飘荡在我们周围。更何况，张大哥、刘二娃、李黑蛋们的后人还散落在沿途各处，散落在关中大地。谈及父祖之事，依旧能如数家珍地激动，身临其境地描画出老辈的成功和失败，喜悦与哀伤。那些已经破败的高宅美院内，还偶尔响着他们父祖郑重威严的咳嗽声……

张大哥是从户县钟楼底下走的。钟楼是户县的中心，是张大哥离家的必经之地。他背着包袱，带着干粮，那干粮无外乎是几块锅盔，用布包了，干粮之外还包了娘的一颗纠结的心。包袱里那几块大洋是家里的全部家当，是爹憧憬的梦，是弟弟妹妹们的节衣缩食。钱粮之外，张大哥还背了一个沉重的粗布口袋，口袋上写着大大的“张”字，平时是装粮食用的，现在他装了此行最珍贵的东西。与他同行的关中后生们，几乎每个人都背了一个这样的口袋，就连已经在外头干成气候的赵钱孙李的商号掌柜们，也无不将各自鼓鼓囊囊的口袋装上骡车，这些口袋们将随着他们向西向南，走进汉中，走进阳平关，走上金牛道，走进执着，走进无限希望。

曾几何时，张大哥们成了陕西人旧梦中的记忆，成了陕西人心中的惦念。一条道路，连接了西南、西北两地，那些走出关中

的后生们还在路上活着，在路上演绎出无限的生动，一次又一次让我们惊喜，一次又一次让我们感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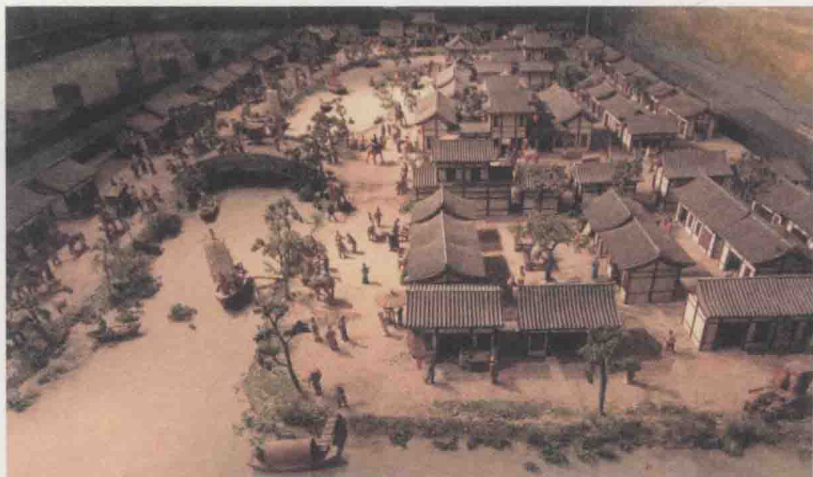
我从没有这样认真地看过户县钟楼，每次经过都是来去匆匆，这回由于张大哥的机缘，让我在早晨的日光里细细地观赏，领略了它的风采。白云拂过灿灿的金顶，早晨的空气清纯洁净，向我传递出历史的信息，走进张大哥们的悠悠往事，是我多年的心愿，也是我向关中父老付出的文字期许。记录行走的感受，寻找先人的印记，讲述秦人的精神，连接历史和今天，我应该做这件事情。

张大哥回身向我招手，西南的风透过秦岭徐徐吹来，我们该上路了。

摄影师余平让我先走，说他的车有点儿问题，需要修理一下，同时他还要买些东西带在路上，傍晚时候我们在汉中宁强县集合。

余平是个细心的人，他的“长枪短炮”、各样摄影器材和物件几乎占据了半车，连我们沿途要吃的油也带着。余平在钟楼下的那句“买些东西”的话触动了我，让我的心掠过一丝悸动，司空见惯的话语细琢磨，内涵竟然丰富悠远，文化追究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。“东西”是物件，“物件”叫“东西”，不叫“南北”或其他……

“买东西”话语的来源是唐朝长安城内的东市和西市。东市



○ 大唐西市模型图



○ 东亭 摄影 / 李肇

在今日西安东部兴庆宫、交通大学附近。历史上的东市，“四方珍奇，皆所积集”，东市周边多达官贵人，所售商品精美细致，档次高贵。这个市场规模相当不小，据说诗人白居易曾经在东市居住过，至今在那个位置还有一座纪念他的亭子，叫东亭，在西安交通大学的校园里。

西市位于城西部，因多居平民商户，所售商品多是来自国外及西域等地的“舶来品”，所以更为活跃热闹，更为大众化、平民化。李白“天阶踏尽无觅处，笑入胡姬酒肆家”指的就是西市的繁华与热闹。今天，西安的回民坊及小吃街，即北院门、鼓楼大街等地，虽然已不属于西市范畴，但多少还自然地保留了唐代西市的部分风情。高鼻深眼的回民大叔，一脸的连鬓胡子。戴着小白帽，那帽并非是简单的白帽，仔细看白缎上还绣着暗花儿，十分的讲究。回民大叔戴白帽，回民大婶披着镂空的纱巾，露着弯弯的眉，操着西安坊里特有的语言，出售着黄桂稠酒、红番大石榴、热腾腾的饅、散溢着甜香的镜儿糕、牛骨熬的肉丸胡辣汤……这些大唐遗留的食品，让人想到他们的先祖来自波斯，来自西部，踏沙沐风，进入长安。李白所入的“胡姬酒肆”应该是他们的经营。我的外地朋友来西安，回民街是必去之所，为着那里的独特，为着那里的灌汤包子、烤肉串、羊杂汤和柿子饼，当



○ 回民街景 摄影 / 李华



○ 秦岭冬景 摄影 / 党高弟

然更为着李白、杜甫、岑参、贺之章，为着那“斗酒诗百篇”“骑马似乘船”的状态。有位爱好美食的朋友说，在回民街吃半个月，大概不会重样。超越岁月的热闹不唯是吃，还有看。入夜，灯火辉煌中，在鼓楼“文武盛地”大匾的罩护下，西北特产、服装饰物、文物古玩、工艺小件，各类物品，让千万人留恋于此，“夜市千灯照碧云，高楼红袖客纷纷”，分明是进入了大唐盛世，走不动了。

西安回民街市的热闹，在历史上并未完全中断过，“困难时期”，人们凭借单位发的小票，可以轮流到这里来花几毛钱吃一碗纯正的羊肉泡馍。“文革”后期，我在鼓楼街上吃过一回“不要粮票”的牛肉油旋，现在想来十分不可思议。我还记得那是个寒风料峭的傍晚，我从乾县回城，又冷又饿，在鼓楼一个小巷子口，见到了那个卖炸油旋的摊子。当时我身上没带粮票，在摊前踟蹰许久，我那饥寒交迫的模样大概比较独特，摊主凭他敏锐的目光窥出我的难堪，于是八分钱一个的油旋，摊主收我一毛钱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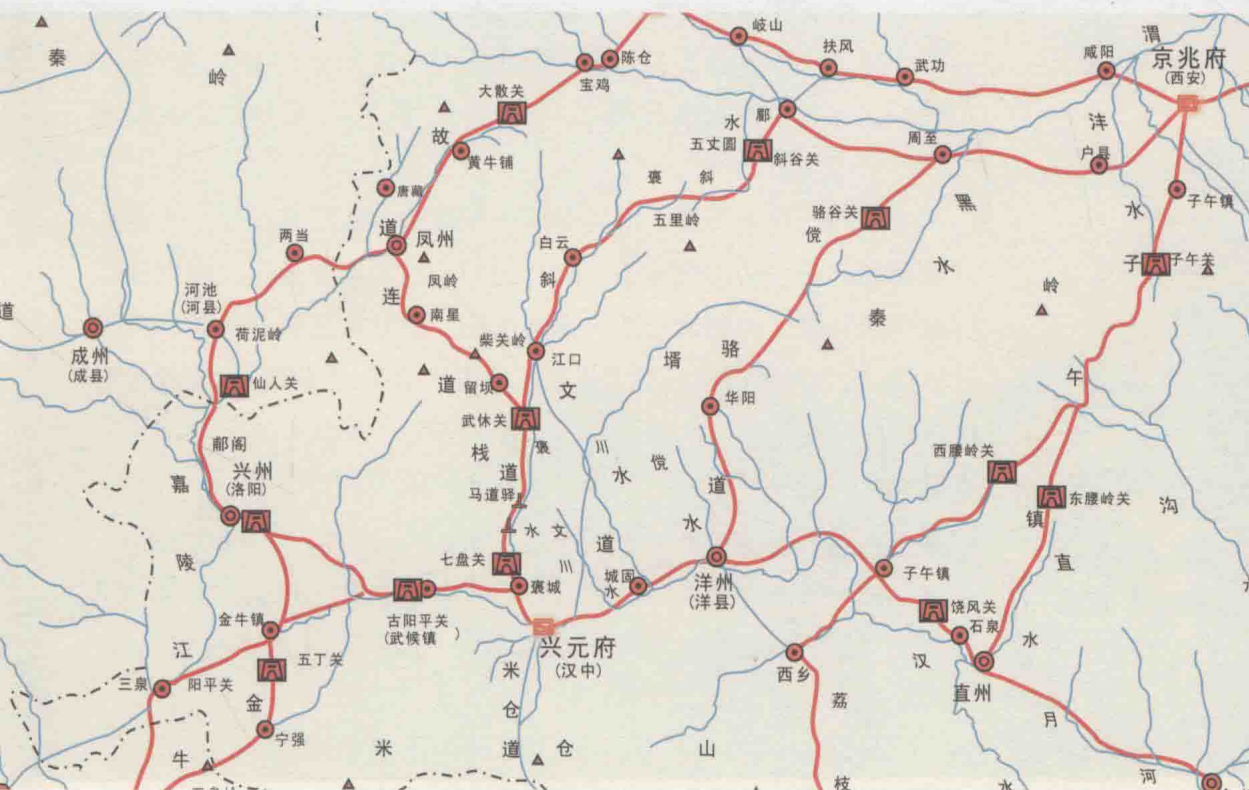
免去粮票的交付。既恪守诚信，言不二价，又机动灵活，充满人情，这就是陕西买卖人的传统了，即便在比较艰难的时期，这些传承也如暗中的潜流，不绝如缕。珍惜每一个商机，诚待每一个顾客，秦人的商业头脑从商鞅“废井田，开阡陌，民得买卖”的时代就开始了。

在这本书里，我要介绍的是关中张大哥的走出，不是西域胡姬的进入，我要跟大家聊聊从清初到民国走出关中一批秦人，他们下江南，奔扬州，上甘肃，进西陇，精彩无限，风光无限。但我的笔力有限，只能聚焦在西南一地，因为这些人中不光是商人，还有普通百姓，还有征战的军人，用康定文化学者蹇忠康的话说，应该叫“陕帮”，陕帮的含义似乎更加广泛，商业行为只是其中一部分。

陕商也罢，陕帮也罢，总之在那个时代，这些人走出去了，



○ 宁强古代道路仪制令



○ 蜀道示意图 制作 / 刘炜



○ 酒奠梁

放射性地走到了中国的角角落落。他们在全国修建了 274 座雕梁画栋的大会馆，有些是自己修的，叫“陕西会馆”，有些是跟山西人一块儿修的，叫“山陕会馆”。无论是哪种会馆，都如钉子一样，牢牢地插入了异域的土地，以致至今不少地方存留着的标志性的殿堂楼阁、高耸戏台，都跟“陕西会馆”有关。

张家大哥们在数百年间，一次又一次，背包握伞，背钟楼而去，进入了秦巴大山，奔向了蜀地的富庶与商机，将他们的父母妻小留置在关中的黄土地上，固守着心中的根基——老家。他们自己则慷慨地将生命和精神，以及仅有的财富掷于了那片充满希冀的地域。摆脱惯性，摆脱平庸，对生活，是大刀阔斧甚至是连根拔起的改变，拼搏了发展了，再回来告慰祖先，直面乡党，这是秦地始皇帝及他的父辈们留给他的子民的无可更改的基因。

往前看，眼见着张家大哥们的身影从涝峪口进了秦岭。一条小路，沿着河谷向上向上，越走越高，浓密的青冈树遮住了头顶的烈日，出现了藤蔓和苔藓，河水转过一道弯又一道弯，许多处他们必须在河中的水石间跳跃，许多处他们得小心地踏上颤颤巍巍的坍塌栈道……

去四川必走蜀道。穿越秦岭的蜀道中，长安至汉中，大致是褒斜道、子午道、傥骆道、陈仓道四条，谓之北道。汉中到成都有两条，金牛道和米仓道，谓之南道。走甘肃还有一条道，叫阴平道，这个名字常常让我想起日本的古代道路，山阴道、山阳道……在广岛居住期间，我的家就住在山阳道旁，那些古道与中国的蜀道相比，缺少了坚韧与凄绝，日本山阳道上有那么多壮丽古松，那些古松的背后常常幻化出舞着纸扇、抹着白粉、妙曼婀娜的舞伎，让旅者的身心有一个短暂的歇息。中国蜀道的山林中没有歌舞之伎，有的是剑影刀光，是绝壁悬崖，是虎豹豺狼，是暴雨狂风，当然少不了的还有土匪强梁。

秦蜀几条道路，各有各的形制，各有各的精彩。褒斜道的悠扬，傥骆道的便捷，陈仓道的隐秘，金牛道的浪漫，但是无论哪一条

蜀道都充满了艰苦卓绝，充满了胆战心惊，“噫吁嚱，危乎高哉！蜀道之难，难于上青天”。古人有许多关于蜀道难的描述，最有名的当数李白写的《蜀道难》了：

西当太白有鸟道，可以横绝峨眉巅。

地崩山摧壮士死，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。

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，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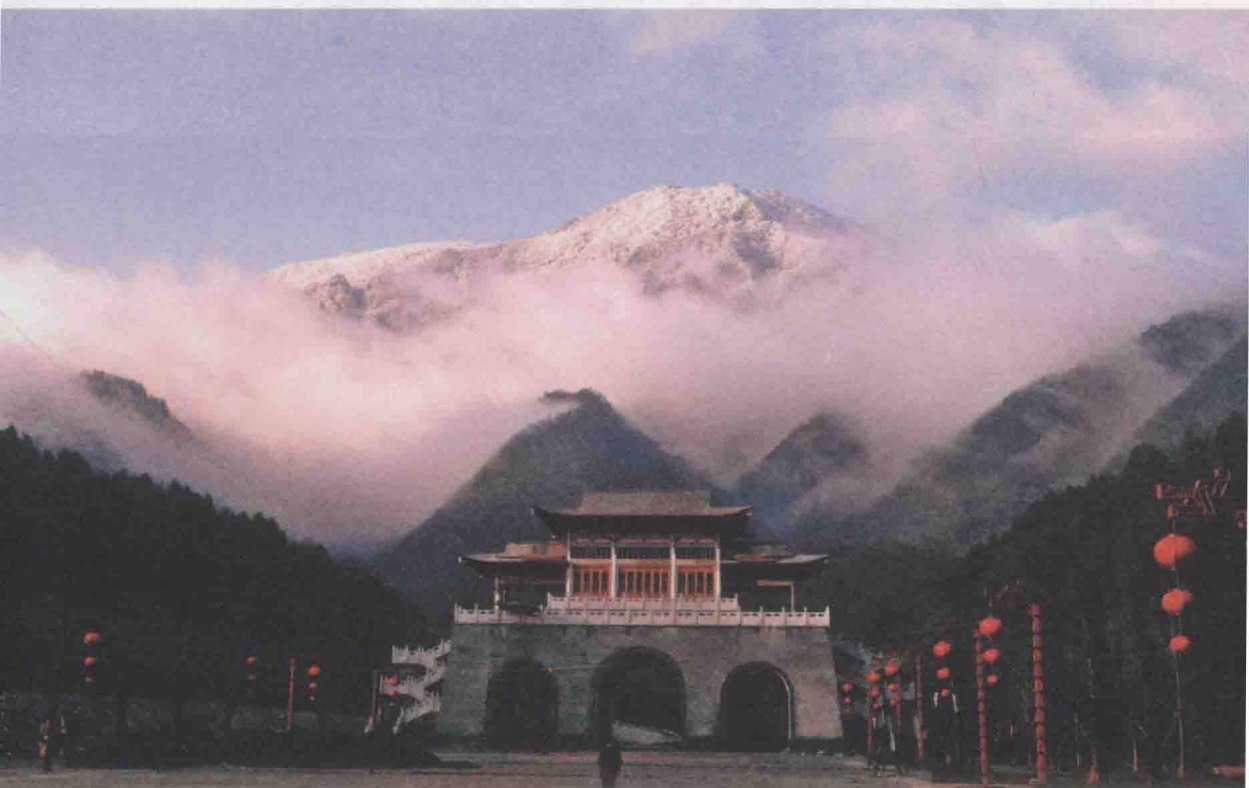
黄鹤之飞尚不得过，猿猱欲度愁攀援。

蜀道，因为李白的这首诗，成了长安至成都专用的道路名词。

和现今高速道路建设一样，驿道的修建也是封建社会一项重要的国家工程，道路的发展体现了这一时期国家经济发展的概貌。晋朝时期，有种叫作“千里牛”的快马传递，据说从山东兖州到河南洛阳，来回千里，可以做到“日发暮还”。元朝记载说，那些传递文件的人叫作“铺兵”，他们“腰革带，悬铃，持枪，挟



○ 宝鸡蜀道上的秦岭大梁石碑



○ 柴关岭 摄影 / 杨文字

雨衣，赍文书以行。夜则持炬火，道狭则车马者、负荷者，闻铃避诸旁，夜亦惊虎豹也”。今天，我们在宁强县境内仍旧可以见到一通道路《仪制令》石碑，那应该是最早的交通“警示牌”了，上面明确规定着：“贱避贵，少避老，去避来，轻避重。”

专家说，南方、平原的驿道多享乐，北方的驿道多战乱，特别是像蜀道这样穿越崇山峻岭的险道，它存在的目的就是战争，是出击和逃避。以唐朝而论，唐玄宗避安史之乱，唐德宗被反叛大臣朱泚追赶，唐僖宗躲黄巢造反，皆靠蜀道逃命。唐德宗的大女儿唐安公主因饥寒交迫，病死在滴水成冰的蜀道上。

走蜀道，夏日要和蛇蝎、蠓虫、野兽作战，冬天大雪封山，栈道为冰所覆盖，别说走，连站也站不稳了。无论哪条蜀道，从长安至汉中（梁州）都要翻越三座高峰，第一道坎就是秦岭大梁，子午、褒斜、傥骆，北边第一座高峰叫作“秦岭”，这似乎成了约定俗成，然后才是酒奠梁、柴关岭、平河梁、月河梁、老爷岭、土地岭什么的，各路有各路的叫法。通常，步行穿越秦岭要半月左右，志书上记载，艰苦的山道上有“黄泉”之地，有毒虫，还有吃人的花。

当年，张大哥们精疲力竭、遍体鳞伤地翻越一座座山峰，走出那毒蛇猛兽盘踞的山谷到达汉中时，大半个月已经过去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大半月时光穿行的秦岭蜀道，今天我们只用不到半天的工夫就将它走过了。108、210、117 三条国道贯穿秦岭，300 公里的路程在今天已经不再是艰难。西汉高速公路的建成，136 个隧道、146 座桥梁的衔接，在秦岭上装饰出一条玲珑剔透的路，只需三个小时便可穿透秦岭，从西安到达汉中了。距离的缩短就是时间的节省，每每通过高速穿越秦岭，我都感慨，筑路者们用他们的劳动将人们生命延长，这是行路者要用心去感受的，是值得我们感激的。

我站在高速公路秦岭的休息站，这里海拔 1500 米，左首是巨型的汉中历史石雕，右侧是现代化的馆式休息场所，周围停





○ 秦岭休息站的石雕



○ 秦岭 18 公里长的亚洲第一隧道



○ 今日褒河镇上的供销社

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货车、客车，让人瞩目的一辆京牌的大货车上，竟然装载了 19 辆小汽车……

从户县钟楼出发，走到秦岭顶端不到一个小时，我把自己的角度置换为攀山越岭的张家大哥们，一个小时，以他们的速度，现在或许刚刚走进秦岭北端的涝峪口，正沿着满是鹅卵石的河床缓慢向南，至秦岭大梁，估计还有三天路程……倘若历史老人用他那超越时光的大手将张家大哥们轻轻提起，跨越时空，放在今天的高速休息站，迷蒙中的张家大哥们面对着眼前的情景肯定是要站立不稳，昏倒在地了。

旅行中我喜欢和历史做这种颠来倒去的把戏。历史的今天是我们，我们的今天是历史。

荏苒光阴，我们能有这样快捷的享受，当属是大福之人哪！

我们在汉中下了高速，意念中我们将百十年前的张家大哥请上高速公路，张家大哥也有权利将我拉上车马不息的古驿道，彼此置换于充满随意性的时空隧道。

去四川的第一站是汉中，汉中不是目的，是一个歇息的中转站。

汉中是交通要道，是中国腹地通向四面八方的枢纽，是七条